

783-24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策問

策問七首

策問二首

策問二首

策問二首

私試策問一首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省試策問一首

進士策問二首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省試策問二首



歐陽脩

劉敞

范鎮

張載

蘇軾

蘇軾

蘇軾

劉放

蘇轍

蘇轍

程頤

范祖禹

策問一首

策問一首

策問七首

劉 歧

晁詠之

歐陽脩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 夫宋之興八十餘歲 明天子仁聖思致民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眾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可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將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

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此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採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眾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爲繁矣其州縣大小

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眾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於州縣之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政事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

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悌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旣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

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爲乎然亦不害其爲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爲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爲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爲不便則孟子謂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

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執各由其人爲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迹固未嘗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迹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子之所謂者有背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同異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于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士者修仁義

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欲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執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今者以對

策問二首

劉敞

問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國家閒四歲乃一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百人議者甚疾此欲

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眾欲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眾則怨必興於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奈何諸生極意畫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慳之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所慎者莫如號也然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足為號乎軻之譏人甚詳而自任太略軻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策問二首

范鎮

問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然學者不可以不知也當條八者之意與夫著于篇者之說則可以觀從政之能不能也

問契稷同出於鬻而分治商周方堯舜時功德俱施於民者及湯武有天下國號曰商號曰周以明受之於祖也高祖起漢中定秦暴虐號曰漢得之自己也 國朝太祖受周禪平五代之亂起於

宋號曰宋得之亦自己也 僖祖嘗遷矣乃者復還而東向法商周乎抑法漢乎將前世亦有考乎其明言之

策問二首

張載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寢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粃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朵其頤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因不知求任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能不

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胃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俊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眾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起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旣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旣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景帝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以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旣已無足憂者而

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旣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侯而內脅其君宦官旣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徙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爲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爲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政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莫質忽寬而驟猛歟意者亦有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國學秋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所貴乎學士大夫者以其通古今而考成敗也昔之人嘗有以是成者我必襲之嘗有以是敗者我必反之如是其可乎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亂文王之日昃漢宣之厲精始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其為勤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能斷然而或斷以興亦或以衰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征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為斷一也昔之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其為信一也此三者皆人君之所難有志之士所常咨嗟慕望曠世而不獲者也然考此數君者治亂興衰安危之效相反如此豈可不求其故歟夫貪慕其成功而為之與懲其敗而不為此二者皆過也學者將何取焉按其已然之迹而詆之也易推其未然之理而辨之也難是以未及見其成功則文王之勤無以異於始皇而方其未敗也苻堅之斷與晉武何以辨請舉此數君者得失之源所以相反之故將詳觀焉

省試策問一首

蘇軾

問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君子之至於斯也亦可謂用力省而成功博矣 陛下嗣位于今四年未言而民信之無為而天助之雖羣臣有司不足以識知盛德之所在然竊意其萬一殆專以仁孝禮義好生納諫治天下也子大夫生於此時而又以德行道藝實興於庭將必有意於孟子之言正君而國定願聞所謂一言而興邦修身而天下服者堯舜尚矣學者無所復議自漢以來道德純備未有如文帝也今考其行事而可疑者三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嗇夫才之過人者也才者遺而不錄不才者置而不問則事之不廢壞者有幾然則兵偃刑措何從而致之南越不臣寵以使者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自立以邀旄鉞者何異不幾於姑息苟簡之政歟傳曰三王臣主俱賢五霸不及其臣文帝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既見不如也文帝豈霸者歟帝自以為不如而魏文帝乃以為

過之此又何也抑過之爲賢歟將自謂不如爲賢歟漢文所以爲文殆以是三者而可疑如此願與子大夫論之以待上問而發焉

進士策問三首

劉攽

問古者藏冰以禦霍災禁原蠶以蕃馬四時改火以救民疾出土牛以送寒氣夫天人相感皆以其類凡此數者其說謂何且其說皆春秋周禮月令聖賢之記非鄙近淺陋所傳述者諸生毋以不通而輕沮毀之也

問古有宗子者以管領族人今不知其說如何爲之者何人分大小者何故領族人之狀何若累世之後有所斷絕否今世亦可行之乎當爲明說焉

問古者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今國家憲章完具毫髮以上皆存約東而言治者常曰不盡人情其爲吏者皆便文自營無惻隱之實以故政事多不及古或以謂宜簡節而疎目求忠信之士敦龐之人以付之夫人不易知恐未獲議事以制之美而矯虔吏舞文以

害民矣二者宜何從願與諸生議之

私試進士策問二首

蘇轍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鍾磬羲和治厯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後世官者至以爲民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鍾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於古也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

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所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為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不如古者安在

私試武學策問一首

蘇轍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糧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士誠此二計者淮陰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陳其說

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一首

程頤

問士之所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為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為教之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耶

然學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為文章治經術為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為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為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修謹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彊於外也此為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于篇

省試策問二首

范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洒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陵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虛而無實錫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爲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寢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子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媿惡政事之得失將於此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拯斯弊其悉陳之

問二帝三王之道亦惟仁義而已矣孔子傳之詩書所述爲萬世法其要不過曰稽古法天修身親親舉賢而用之其言甚易知則

宜其事甚易行然自三代以還後世之治終莫能及焉由漢至于有唐其閒明君賢臣爲不少矣其治曾不得庶幾於古何耶豈其學者論卑而不足以有明歟抑其時君不能勉而行之歟昔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與王言未嘗不以王道如其不可行豈徒爲空言哉以區區之齊五十里之滕孟子猶欲勉之以王況不爲齊滕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學者不講之過旣明矣而不行者在上者之過也古之學者講而明之所以待在上者舉而行之四代養士於學校蓋以此也子大夫學於此久矣其茂明之

策問一首

劉跂

問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末則本不立不制其末則本烏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工之在官者六分其官而工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多寡之數以是爲稱猶患其赴之者眾則爲術以權之不飭宮室不靡異服奇技淫巧以疑眾者殺無赦當此之時持規矩繩墨以事上與游手末利之人法度之外無敢爲也今

承平歲久生齒充盛繡組雕鏤賈生董子之所不能道者尙多有之而戒禁之令漢唐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是而欲事簡財省風俗樸厚以成德化之盛顧不悖哉今將考古之所可行擇今之所宜禁諸君子以謂安從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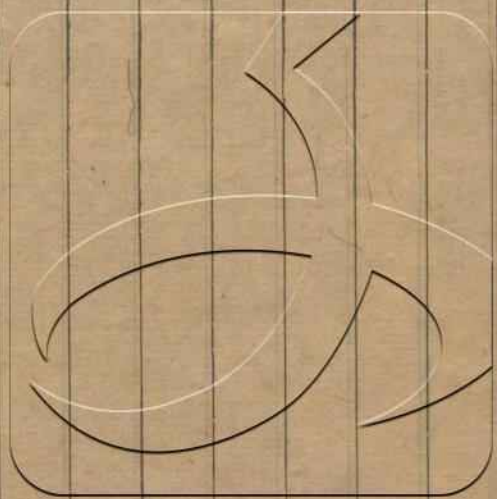
策問一首

晁詠之

問六卿之職既廢選舉之法出於一時大抵苟簡或文具易弊唐太宗嘗欲聽州郡辟召又將使人自舉庶幾三代之風而魏鄭公以謂不可復鄭公勸太宗行仁義其治應響答固有志於古者至是乃云不可復何耶夫賓興之法著於聖人之經可考而知也彼以爲不可復者其說果安在耶今以四海九州之大士民之夥繁其選不過三歲之詔是果能無遺材乎其進而仕于朝者非廟堂之灼知則一限以吏部之格是果足以觀賢不肖使各當其位乎前日嘗詔天下舉經行之士於其鄉矣然詔下之日請謁者相屬其比試于有司已卑矣而見黜者又十八九特幸哀憐與之一官

而其法遂廢不用辟置之員歲增於舊一職之屬多至十輩而議者病其太冗是豈本意哉是皆近古矣而其効止如此又何耶今欲公天下之選盡人材之實兼古今之便以追成周官人之盛宜必有術矣其務終始究陳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雜著

時鑑

敗論

碑解

書異

責荀

禁焚死

望歲

戮鰐魚文

州名急就章

儒辱

補趙肅兗州學教授詞

時鑑

柳開

种放

孫何

丁謂

賈同

賈同

高弁

陳堯佐

歐陽脩

孫復

宋祁

柳開

雍熙三年宜州山夷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有栗氏因
之會其族南劫興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天子擇中貴臣二人
涖全邵州以靜之明年春栗氏來歸魁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
一篇于石以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于命取亡居夷鄰德處險近賊蜀
難通輶吳莫容躬嘯萬羣姦摧壘倒關象踣圍矣蛟斃殼已蠶纖
曷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逼死罔逸隼鷲誠捷懷餌受縲小人爲
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其治如鈞鑿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
翫兵竟慝怨懼興禍貪慾生過徇意成朋怫心見憎以畏卒潰苟
悅爰萃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玉不補積滓非汗來紆往亟愚睽
智暱跡昭事著利合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高浪深淵有鮪有
鱸保爾攸宜胥樂在時刊文無窮作誠永終

敗諭

种放

吳遁字雲交爲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於善暇日或瞑目而坐

或昂首而望皆若有思於學也然不幸生於隴西其地僻界西戎
生民尙佛與鬼遁若冥行於芥蒼絕跡之境無所索其途又日覩
其父兄所習尙者惟浮屠之學於是化爲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然
資識穎寤於其教獨能抉指端緒窺窮疵隙又傍觀列聖之書見
仁義禮樂忠孝人倫之美君臣父子夫婦宗廟之儀則羞前之爲
而自歎曰吾流何異夫并底蛙耳於是褫去浮屠之服而加冠巾
從搢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告之曷自敗其道而反能居吾
列乎生聞而疑以告子予歎曰夫自古聖賢合天履中通貫萬化
依仁由義至公亡私生民賴焉萬物順焉斯可謂道也如彼浮屠
氏乃夷狄之一法耳將謂道乎若能外夷貊偏邪之法卽皇極大
中之道棄怪誕詭雜之跡由忠孝難正之途爲順乎爲不順乎爾
能吐甘肥食蔬糲脫綺纈衣布褐出廣廈安窮廬孜孜伏誦列聖
之書求列聖之心雖昔之輩流狷狷然千百其聲隨而吠之能挺
然不顧此非有夷齊獨立自明之才而能若是者幾希嗚呼冠弁

其首褻博其服學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策名進身予知其儒也而浮屠楊墨其行者謂生自敗其道果孰謂自敗其道者耶夫百工技能學之既至雖不售不用咸能自信愛而不易他技者慎其本也惡有學仁義禮樂反不能自信愛而為人蠱惑者也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又揚子云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生方出幽谷遷喬木矣故作敗論以進之亦欲果其志也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鑄刻而垂乎鑿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

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孟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孟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孟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眾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閒之輓轆輓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從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作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

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
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
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
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
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嶧
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
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
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
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
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
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
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
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
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掄揚前哲謂

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
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詩詩可也
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
乎譎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
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
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感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以涉道猶
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走而問故
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
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
事適與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詒同志
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爲
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
泥於眾好其兄又於何爲進士同年故爲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
之疑文章之失尙有大於此者甚眾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

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書異

丁謂

淳化元年許夏旱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風拔木屋瓦悉飄人以為神龍所經雖駭而不異士同其辭大夫曰然吁可憫也春秋書災異於其國之君膺之談有流變則方訪諸史卜顧其政事貶往而修來以應天之變以承天之戒是天不虛謫人有誠應也今則不然都諸侯之位災異屬之則曰非吾土也其天王膺之又曰在吾治內吾將聞之示吾不政也於是又止之民命繫之部邑倚之事有善則曰吾之力及之不祥則曰係邦國之厯數在人主之修復也忌人言而恥言於人曷見其諛卜史也斷厯數而推之於人主曷見其顧政事也人君得聞之而審之以貶損而應之斯可矣矧又畏而不使聞之乎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畏天怒也況若此之異耶苟為政者見而不顧則蒼生何恃哉天之警戒何示哉仲尼書之於經蓋垂訓也況目之乎豈觀書者不取古乎為政者將違天

乎嗚呼欲其理者慎求諸

責荀

賈同

荀况死舊矣其言存於書亦聖人仁義禮樂之談也然其作非十二子篇則它囂魏牟首之陳仲史鮪次之墨翟宋鉞又次之慎到田駢又次之惠施鄧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軻亦末其數為十二焉而各序其道於下謂子思孟軻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才極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道說謂之五行甚僻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不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師皆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人之事畢矣其處子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乎今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其言道則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書比之而又出其後

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體矣故唐韓愈但儕之揚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無謂也又上十二子為六偶者咸均道而言之也則子弓者亦道均於仲尼乎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垂於後世事不顯於當時乎何仲尼之徒未嘗稱之而泯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軻學而行之吾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為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觀此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責荀以示來者

禁焚死

賈同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亦孝乎父母既殆斂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于地斯之謂全歸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雖不仁猶有為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故

曰君子慎終此之謂歟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弊廬三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況自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于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屍于中野使烏鳶狐狸食之不猶愈于自殘之者歟閭閻既以為俗而漸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為之或以守職徼遠死于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未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由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邪教天下以不仁邪請禁

望歲

高弁

高子以民荐饑而望歲或曰吾聞之君子之治民也不患貧而患不安是故九年洪水無害堯之爲聖七載大旱無損湯之爲明也對曰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之世也遇於今之世則離也古之人一夫不耕則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則必受其寒三年耕者有一年之儲斂之於饒而民不以爲暴施之於不足而官有羨穀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以相資生事有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今則不然耕織之民以力不足或入於工商髡褐卒夫天下無數皆農所爲也而未之禁工商之民乘法凌遲或雜於士也入於農者萬無一焉是則耕織之民日耗而甘食鮮衣者日寢耕織之民日耗則田荒而桑枯矣田荒而桑枯則雖勤而利薄矣甘食鮮衣者日寢則分爭之不足則其斂於民也無時以荒田枯桑給無時之斂雖急猶將無獲也其有官守者其名出於士也其實在工商也執人之法劫民之財不恤其有亡曰富國家者我也我能剝削以悅於上是非商也哉畏人之威奪人之力不恤其老疾幼弱曰勤王事

者我也我能曲巧以盡民力是非工也哉及其取賞也苟未如意則非其上曰我功倍矣我勞多矣而賞不至雖有禹稷周召何以得盡心也嗚乎水誠害也而可爲罔罟以漁旱誠災也而可爲澆漑以田倍力爲之半法而輸之民且安焉暴虐之吏過於水旱遠矣雖有良田不得而耕雖有條桑不得而蠶膏雨和風蓬蒿之茂也蓬蒿茂而豺狼寇盜聚焉豺狼寇盜不煞人民不足以止其貪上有無時之求中有剝削曲巧之政下有豺狼寇盜之害民何所措其手足是故古之凶歲民無菜色今之有年不免饑寒矣聚斂之吏可聞而不可見見之必有悅人之心可誅而不可賞賞之必有亂天下之志何以言之外無私於民似清也是可悅也內以取君之心其貪無狀也是可亂也彼窮民而實府庫者猶刎頸血以灌其腹腹其未滿而首墮矣堯湯水旱不可以遇於今世也遇於今之世則離也

戮鰥魚文

陳堯佐

己亥歲予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鰐魚事以旌之
後又圖其魚爲之讚凡好事者卽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
不爲妄也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疏黃張氏子年始十
六與其母濯于江浹倏忽鰐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
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
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鰐魚何悖焉而肆毒任虐
之如是是不可不爲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揚煦擊小舟操
巨網馳往捕之咸謂予曰彼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
所能加也予則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
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鰐魚恃遠與險毒茲物律
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
避是則鰐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遂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
不能及予當請于帝躬與鰐魚決二吏旣往卽以予言告之且曰
苟無網輒止伏不能舉繇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

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
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旣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
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遠百步
尚不敢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
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然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乎大
憖宣王者之威刑焉子始愼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
戮之於後不爲過也旣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辭
曰

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鰐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
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爲虐兮焚焚母氏俾何說兮予實命吏
顏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
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眾春而
斲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州名急就章

歐陽脩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顏籀為史游序之詳矣余為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識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昇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天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陝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何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頰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寶宥湊憲充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榔黔蜀濮福睦復睦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號石益德壁八音相望廣象相閱句絳蔣黨宕句開

來台懷句階崖雷梅句豐棣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鹽甘崑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敘古句魏惠桂貴句遂具瑞巖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毫薄洛句漠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斬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皆十右印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二十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檀籬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滁廬渝瀘句梧蒲徐鄜扶儒禹句皆十右秦邠麟汾句均陳温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岷句杭揚江黃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襄長句皆十右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耶洛句涇寧昇榮橫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皆十右二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洪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媯龔恭汴辯涼梁祁岐鄆單宿肅磁慈維維峰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者音或不同相近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平琴武安陽定建康

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
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其後
九域圖有高富龍當四州偶遺

儒辱

孫復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
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然則
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
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於
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下則又
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
端始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目屏棄禮樂以塗天下之目
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
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羣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是其教與儒齊
驅並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

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
之使人賊作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
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詈小有所不勝則尚以為辱矧
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為辱也大哉噫聖人不
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
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
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
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
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
餘歲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翦其類其將奈何其將
奈何故作儒辱

補趙肅充州學教授詞

宋 祁

士之人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
多識求文章法度今肄業之彥哀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棖闡拂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五
所蒙而光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雜著

續諡法

責和氏璧

君臨臣喪辨

閔習

許氏世譜

讀玄

訓儉示康

雜識二首

續諡法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諡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諡故上下同之及至於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諡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諡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

劉敞

劉敞

劉敞

王安石

王安石

司馬光

司馬光

曾鞏

劉敞

不勝其文其斯之謂歟賞罰窮矣劉子曰古之為諡者有取也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劉子曰爵而不諡周也爵而諡之魯也不爵而諡漢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諱尼父合於諡法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諡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成德焉耳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也伯夷仁義庶幾曰淵不幸短命曰淵和不流曰惠也柳下愚智適時曰俞子備武進退寡過曰瑗也恭儉好禮曰嬰子清淨無為曰聃耄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僑直而不撓曰肸叔輕爵守節曰札子季居敬行簡曰雍孝友時格曰騫尚德慎言曰适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在約思純曰憲源伎藝敏給曰求冉勇而知義曰由子文學博識曰商子容貌矜莊曰張子孫信道輕仕曰開子開不得中庸曰哲子會言合聖人曰若子敬慎威

儀曰華西公有德疾憂曰冉伯知德中庸曰伋子蹈道知言曰軻隱居放言曰逸逸反性敦禮曰況兼愛尚賢曰翟上同遵儉曰翟子墨救攻止鬪曰鉞獨善為我曰居揚子危言日出曰周子絜白不汙曰皓四言行軌物曰舒董仲簡易多聞曰向劉守死善道曰勝藹草思寡欲曰雄子揚審音知化曰曠巧歷絕倫曰衡子張平達數知來曰輅輅管博物多愛曰遷良史實錄曰遷

責和氏璧

劉敞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刑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別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已之別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

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爲益在下不損以爲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鬻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刑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則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邱之社亡而鼎入于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齋七日使萬人沒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爲危以存爲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趣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遂於魯

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爲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爲不幸繆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宮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爲貴在乎賤爲遠在乎近爲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已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傳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它人主者求之也

君臨臣喪辨

劉敞

君臨臣喪以桃芻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爲臣焉使之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

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世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蓋厭之

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況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爲惡之哉

閔習

王安石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可明也然而更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非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許氏世譜

王安石

伯陽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
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
所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常從文侯征伐會盟竟於春秋及
後世無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
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
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
而由與伯陽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
人柏至侯盎朱子侯慙嚴侯積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
其州里平思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
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
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
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楊
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
先主以為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

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
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為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
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
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著
聞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為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
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先允為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
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武式
皆知名允後五世洵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洵孫珪為旌陽太守
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
庶子懋生亨為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
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
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
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侯與敬宗俱為龍朔中宰相欽寂謂
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

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卽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行卒遇突厥亦執使說降靈州顧爲度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乏無助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俊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沉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主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羈旅宣歙間聞旁舍呻吟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逃迴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慙許

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太山加恩羣臣遂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爲將作監主簿遂子俞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均爲進士述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氏歎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中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鄴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楊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尙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押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迴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進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

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
王安石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譜傳始顯焉然自許男於周其
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於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
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歎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
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閒以
盡其材而與夫夔皋巖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邪

讀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之自序稱玄盛矣又班
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
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轡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
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
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
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
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

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之書校於易其
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
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
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
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曰
嗚呼揚子真大儒者邪孔子旣沒學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
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
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
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
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
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
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
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
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

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
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啟者所以
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
也玄弋也何害不既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
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
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
傾一木扶之不若眾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
眾書辯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
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揚子
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
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終且學焉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孔兒長者加以金
銀華美之服輒羞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

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
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
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遜也
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
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
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
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
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糞漆當時士大夫家皆
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
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月
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非者
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
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

己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 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視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

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鮒知其及禍及戊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曰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厯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勸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

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
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歎曰法者人主之
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
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
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
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
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厯之
閒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
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眾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
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
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旼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
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眾擊之翰林學士曾公
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

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
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宮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
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
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
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
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為賊所虜楊旼余靖又所為紛
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
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
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
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
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
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
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
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

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眾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

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

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穀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

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

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

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

休士卒賊謀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眾半夜時度崑崙關既

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

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

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

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

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

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

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

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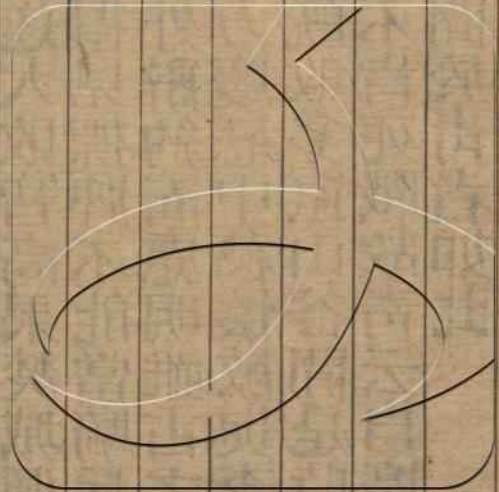
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

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

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白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

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雜著

告友

記客言

臨淄尉考詞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

錄事參軍考詞

道旁父老言

自訟

東坡酒經

述醫

弔罇鐘文

責沈文貽知默姪

王回

王向

黃庶

傅堯俞

傅堯俞

傅堯俞

王令

劉恕

蘇軾

龔鼎臣

秦觀

陳瓘

告友

王回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眾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於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於眾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眾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壹為達道也聖

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記客言

王向

客有語西師者道劉平石元孫敗時事初起鄜延兵十萬人吐谷坂欲與賊遇乃戰戰時昏矣賊多解馬休勁兵驅老弱對敵士卒得利人人出死力與戰投夜且息更三起鬪會明老弱略盡士卒爭獲過當悉已疲番軍始徐鼓起士揭新旗乘高處呼漢兵來鬪軍士氣失金鼓皆不敢鳴賊稍出馬馳略陣上調呼射軍中軍人多死此時特劉石軍也前此分萬餘人屬監軍黃德和使屯西坡且以張嚮背為游聲動賊幾得相應援去事已急念引去賊必乘之恐逼險不利不如合軍決死幸有所完兩將方議未熟都監郭應起曰太尉決出此謀應願得善馬走德和軍招與俱來語未已平接之曰始議固在舍人呼軍吏出騎士百人從去應曰得百人

不足爲護徒自露耳彼知吾呼旁軍必出馬遮去路矣不如獨去
便平曰獨去審易卽有險欲誰倚邪應曰借令覆發得百人何可
倚者請立表候日投午不來應死也太尉毋相遲乃下令軍中皆
完陣自固敢妄發一箭入敵師斬應從軍背出行十里許至德和
軍軍聞應來白開壁欲內德和不肯促閉壁使卒將隔壁門問曰
聞太尉已戰舍人宜身在行陣反西來欲西背與賊邪應收馬立
陣外呼卒將前與語傳太尉令如此如此卒將還白之德和愕曰
審如舍人語取符驗來應曰應爲軍都監得親與議使應來正爲
信耳安須符太尉分軍時有符約邪曰無雖然吾專一軍來繫屬
重其輕去就必得一事可按乃去應辭索度德和畏避本不在符
曰執應縛軍中見太尉一言不如令死此可不疑德和固怯聞敵
大殊不敢去應連促數數度無以拒詆應曰天子取舍人勇當萬
夫欲以備敵破堅使也顧乃受一騎任使欲避兵自完如何軍歸
必以奏促先自去報太尉北軍隨至矣第戰無留待也應不敢止

復馳還白德和語平等信以爲德和審來卽鼓起士戰連三北德
和軍竟不來應獨出入行閒軍稍卻卽覆馬以殿持大鐵稍橫突
之所當盡死呼入敵軍軍不敢視我師將整而止最後軍北時賊
使人持大索立高處迎應下馬下輒爲應所斷終不能得應因縱
應深入鼓其旁曰急追漢兵留才餘弩連射應馬馬死步下行殺
數人欲歸軍取馬軍已亂不得入乃脫身亡去士卒死者什八兩
太尉失軍不還邊大警承受者馳二十驛比三晝夜至京師以聞
已而賊遂收去敗兵散亡十餘日稍稍出邊旁諸郡負傷被創不
及四萬獨德和一軍完天子使吏治德和以法死天子思平等失
援不救人人力死哀之下詔曰邊鄙有事卿大夫爲朕率身戎行
朕以不明信任失職使中人監軍卒敗邊事朕唯一二將帥失身
鼓聲終無慰朕西顧惻惻之念其贈將佐已下官七遷若子若孫
聽以父兄任爲右職云郭應之亡也走東原伏大崖下士卒十餘
輩與俱各解甲吮傷使一人下崖取雪手掬食之息樹旁良久望

見敗馬行自取之棄士卒馳去促後卒皆呼曰舍人捨我徒邪應
愈促馬顧謂趨還州來應及環州自以失主將疑未敢見既而聞
黃德和斬已從坐死者封遂匿山中而時時出部落乞食而子弟
緣應故多得官任邊事王氏曰吾久聞郭應死客獨引延州卒言
質之以語人人固不謂信然石元孫敗時而固已傳死前年賊歸
元孫而元孫竟不死應其可知邪

臨淄尉考詞

黃庶

尉能捕盜使盜知不可免而不敢為盜亦去盜之一端也山東大
約號多盜今臨淄獻一歲之狀視他縣者纔幾人而已前件官為
尉蓋有助云

汜水縣尉第一考詞

傅堯俞

夫尉職捕盜而賞罰最著唯用得失多少為差汜水縣前山溪而
大河橫其後舊多椎埋為姦今周歲無盜非畏尉而不為乎顧不
賢于得盜多者哉雖賞不及尚宜優其課等可考中上

濟源縣主簿呂師民考詞

傅堯俞

古者三載考績今則歲第之非責吏事嚴切謹密者哉前件官兩
會其課有勞無疵亦可謂勤吏矣可考中中

錄事參軍考詞

傅堯俞

紀綱掾地名右曹職典諸事竊比他局宜須得人前件官檢身廉
平臨吏精敏載第其課眾謂為能固當少褒且勸不飭可考中中

道旁父老言

王令

道旁父老髯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遇而嗟之父老
曰小子何為嗟答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寒飢筋力已疲不肖
竊有志者故敢嗟父曰子來前吾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犬者懷
誼然則尸之者宜若然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無乃亦宜馬
牛其思歟答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
及者游惰之民爾雖然翁胡為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不足以
償租賦子孫散去不能見保然則為老人者尚有罪邪謝之曰翁

無多怨歲饑爾奈之何父怒曰饑何罪邪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
羊其來九皮而歸曰羊病死奚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
也又何志之有邪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自訟

劉恕

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
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
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
確不移求備於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
不掩人過惡立事違眾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
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讎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
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眾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
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闊論
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相
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

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
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
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杭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楞然
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麴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
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
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
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
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并泓之三日而
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
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
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
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

日乃籩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籩半日取所謂羸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麵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述醫

龔鼎臣

周官載醫掌養萬民之疾病蓋凡受疾者舉可治也唯久之不治遂革以死未見其有始疾而不可治者也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實自古而然當五氣相沴或致癘疫之苦率以謂天時被是疾非醫藥所能攻故請禱鬼神無少暇雞豚鴨羊之薦唯恐不豐迨其不能則莫不自咎事鬼神之未至或幸而愈乃曰由禱之勤也薦之數也不然烏能與天時抗乎又有治之不早其疾氣之毒日相熏灼一家之人皆至乎病故雖親友之厚百步之外不敢望其門廬

以至得病之家懼相遷染子畏其父婦避其夫若富財之人尙得一巫覡守之其窮賈者獨僵臥呻吟一室而已如是則不特絕醫藥之饋其飲食之給蓋亦闕如是以死者未嘗不十八九而民終不悟余嘗訪於人其患非他繇覲師之勝醫師耳嗚呼覲者豈能必勝諸醫哉其所勝之者蓋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夫疾病干諸內神鬼冥諸外良藥所以治內也今不務除疾於內而專求外福之來及其甚也其存郵訊問之宜不復相通不其謬歟夫稼茂田疇爲螟或所害唯能悉除螟或則稼之秀可實也家蓄高貲而盜入其門主人操刃持挺或殺或捕則貲之厚可全也人之身亦然目陰陽之氣輒遇癘疫當得醫者察聲視色按脉授藥使離諸腹心肝膈然後其體可平若不醫之用曷異不除螟或而望稼穡之實不驅盜賊而求家貲之全決不可得矧惟國家重醫藥之書最爲事要先朝編輯名方頒布天下郡國其閒述時疫之狀實爲纖悉及慶曆中范文正公建言俾自京師以逮四方學醫之人皆聚

而講習以精其術其黜庸謬救生靈倬然爲治道之助而世俗罔識朝廷仁愛之意如此而徒惑邪誕而天性命愚實憫之今已戒醫博士日與醫之徒考神農子儀扁鵲秦和之術一會於岐伯俞跗之道以正黜邪以誠消妄使可治之疾不終害人亦濟民之一事也而慮巴賈之俗尙安故態不知醫效之神倍禱淫祀之鬼故刻詞以告嘉祐四年七月二十日述

弔縛鍾文

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縛鍾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甬衡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謀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泚吏盜顏忠肅之碑材置其所述歐陽詹聞而弔之以詞予悲夫縛鍾鼓樂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

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於泥塗無所自効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眾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爲美姬夕爲樵萃或奇偶之相續或九升而一躡清餓和黜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爲不然今乃信之矣嗚呼縛鍾何世所爲質不呈剛形不露奇協律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欒三十六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易所挺之環偉而偶沉於幽陋辱泥塗之汙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筍簾之一辭遽月弦之幾殼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悅其復覲謂庭貢之是充獲効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劔而莫售嗚呼赤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劍趙璧隋珠健爲之磬汾陽之鼎曲阜之履大澤之弧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斗錯刀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猶見

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舞獸儀鳳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澡盤之不如矧牛鐸之敢企此義夫志士所爲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陰精之純燥氣之膏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者旣然憤而復起可無畢乎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爲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服易制以周於用乎豈爲錢爲鏹爲銓爲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爲鼎鼐以効烹飪之功乎豈爲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仰於緇素乎豈爲麟趾裹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爲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爲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沒草亡木卒嗚呼鏹鍾又將奚

血
責沈文貽知默姪

陳 瓘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齊

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晞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爲士而稽古者可不鑑哉子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

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繆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洵染薰鑄有自來矣舉脩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閒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極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三年八月九日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對問

應責

答客問

諭客

反求齋對

移文

三山移文

跋奚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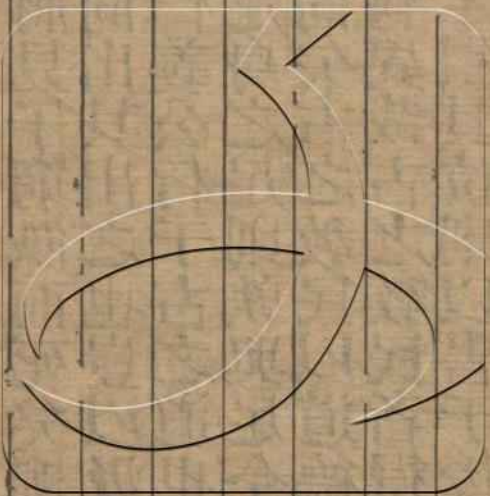
連珠

連珠二首

連珠一首

連珠一首

連珠一首



柳開

尹源

劉敞

謝逸

宋白

黃庭堅

徐鉉

晏殊

宋庠

劉放

應責

柳開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眾哉眾人所鄙賤之子猶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豐于己之身也將以區區于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眾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將已言化于人胡後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于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澁言苦

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于古文吾以此道化于民若鳴金石于宮中眾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于眾哉苟不從于吾非吾不幸也是眾人之不幸也吾非以眾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死則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卽子爲我罪人乎

答客問

尹源

客謂子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爲大曰無過爲大客曰過之爲言失

中之謂也爲臣有是則悖於事而害於治君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爲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眾人不以爲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爲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爲宰相爲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爲郡爲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爾違迺辟也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爲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爲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爲過天下之人亦以爲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於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

求無過之名以爲己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爲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論客

劉敞

寶元康定之閒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甚眾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論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爲機是以功勳流於竹帛盛德載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眾人以獨驚此所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絕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入鍾鼓之娛不勸者于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之路總覽奇俊兼聽天下恩涵於人心義激於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臥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

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辯之辰敵國之勢懷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藐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世淪懷書滿腹不如眾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潔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邱山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愚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睢盱拳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如雷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日無韶曼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

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啓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於牧宮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覆載侔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恩溥於時雨厲威聚於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閉小至俘馘大至流血巍巍之功不爲之差滅赫赫之號不爲之滅裂適足以增其微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於盛德邪夫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跟顛逐賤命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場此亦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閱於詩禮介冑之卒奮於疆兇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眾固已集矣於是乎虎眇鷹眇龍行雲起譬若挽千石之弩決垂潰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燬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勞於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藏於巖野伊尹大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

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拂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鑿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為小醜之未夷羣兇之尙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孤竹北越鑿齒受命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眾曾不若黑子之著面蟻之循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爲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蠢之氓困於戈鋌積尸爲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剝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 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 太宗平之 眞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以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 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

肆其儀參於六經表於萬年澤漏於重溟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於平世孫吳於異類終無益於王道空自絕於聖治客徒笑我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躁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竦而謝曰荒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反求齋對

謝逸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鄰之子曰楚之盜不爲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何也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尤已也子能爲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爲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不出矣儻

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
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己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
親則反諸己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己
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己曰敬未至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日攘其物而
怒人之尤已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爲聞曰命
之矣李子名紱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
歸而書諸壁焉

移文

三山移文

宋 白

三山之英十洲之靈排煙拂霧勒移山庭夫以逍遙玄俗之姿縹
緲飛仙之狀控白鶴於雲末驂青鸞於天上吾方知之矣若其冥
冥帝先杳杳象外厭浮世而龍攄曳天倪而蟬蛻聆白雪於太虛
挹流霞於上界固亦有焉豈其侈靡輕浮猖狂迅速習夏癸之奢

用商辛之酷將大道以爲戲勦萬民而逞欲何其謬哉嗚呼龍馭
不存鼎湖長往萬古千秋英靈胥蠻世有秦皇爰及漢帝旣崇登
高益驕益熾然而貌學希夷情忘橐籥竊祀神山濫封東嶽汗吾
眞風輕吾上藥雖篤志於仙材竟無心於天爵其始至也將拍洪
涯挹浮邱捐百揆棄諸侯爾梁架日劍氣凌秋或思玉皇可接或
憶金僊共遊廢元元以不治仰蒼蒼而是求燕昭何足比子晉不
能儔及其妄說斯行貪誠彌勇智刃揮霍靈臺飛動乃閱意海隅
窮奢世上汎樓船而濟重溟建祈年而侔大壯蘭橈馥其天風桂
棟凌乎辰象望仙闕而何極顧人寰而如喪至其儼霞冠垂珠綬
履鳳文之舄列蛟龍之繡焚百和於筵上輝九華於坐右羽旒爭
聳瑤壇競開丹臺紫府在何處白鳳青鸞猶未來大寶非貴三清
是屬恥萬機之瑣屑隘六合之局促將紀號於眞圖任銷聲於帝
籙希風七十君委政三十轂使我徒費步虛嘗輕舉徐福不歸安
期誰侶文成五利並虛詞太一上元徒延佇至於柏梁灰燼承露

飄零甲帳空兮暮煙怨羽人去兮秋風驚昔求長生躋壽域今見
委骨在窮塵是知碧海汪洋瀛洲浩渺方丈爭奇蓬萊竦峭慨沙
邱之云亡悲茂陵而誰弔故其露慘長寒風啼自咽秋草淒涼春
花愁絕嗟羅綺之皆空歎池臺之已滅且夫奄有神噐化育羣生
將天地以合德與日月而齊明豈可使鳳宸寂寥龍圖銷毀帝道
荒蕪天潢泥滓遊心於竊路教臣民而以詭宜高玉洞掩天關揚
大霧湧驚濤隔祆風於海上杜妄魄於雲端於是曠波如山怒雲
寡色斥二主之訛謬警後王之道德請爲治世君無俟賓天客

跛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蹒跚離疏不利走
趨顙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廚人
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
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搗故曰
使人也噐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

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
寸有所罽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屨坐而睨之小大
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
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
奚來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羣狙賦芋乎能與
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聞門之內
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
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料簡蔬茹留精黜犒鬪肉法欲方
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齏曰晚用薑
蔥溲不欲焦旋菹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桂水
沃沸鼎斟酌薺老生熟必告媵媵臨食爬垢撩髮染指地杓嚼齧
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噐三正三反技拭蠲潔寢匙覆
椀陶瓦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爲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
噐噐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梳鬢爲黃紅螺硃光接

藍杵草茅菟橐阜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溼處亭熨帖恒平來往
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架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飲飯貓
犬堙塞鼠穴凡鳥攫肉貓觸鼎犬地鎗鼠窺甌皆汝之罪也春蠶
三臥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踈手
作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牛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蜜水薰艾出蚊冰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懷彈驅嚇
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
烘搔痒抑痛炙手攔凍無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
截長續短鳧鶴皆憂持勒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能之不跛
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
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連珠

連珠二首

徐鉉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久則情疎是以兵諫愛

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授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旣降徂
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橐董澤不踰其利

連珠一首

晏殊

時平德合秉均者續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
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

晉公也

連珠一首

宋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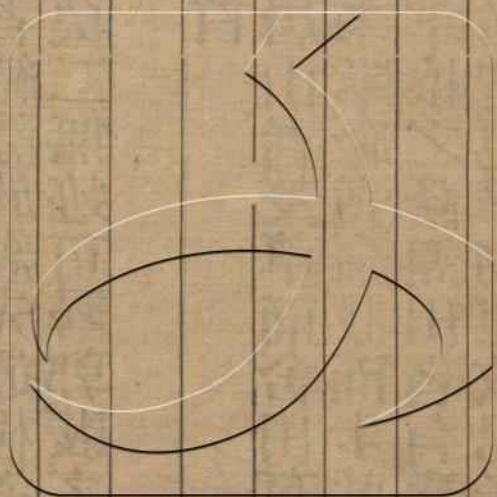
山有榎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
飽廩有驥驟之乘掌廩者贏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
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廩者有上駟之
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連珠一首

劉放

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

容於微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琴操

懷歸操

醉翁操

於忽操

晝操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英德殿上梁文

披雲樓上梁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劉敞

蘇軾

王令

林希

楊億

王安石

陳履常

丙為左僕射門立檠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不許

余靖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乙為政請褻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余靖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離本任

余靖

甲為縣令上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丙令問曰傷

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

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

曰鬪不至傷勅許在村了奪者長則可縣令願不可乎

王回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司言雖出

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回

琴操

懷歸操

劉敞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友朋畏

醉翁操

蘇軾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實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為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園誰彈響應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
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日有心也哉此賢泛聲醉翁嘯詠聲和流泉
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水有時而回困思翁無
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於忽操

王令

劉表見龐公將起之而公不願也表曰然則何謂公曰我可歌乎
既歌命弟子絃之凡三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離婁之精夜何有於明瞽曠之耳聾
者亦有耳一本作塞東王良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以既覆兮
後逐逐其猶來雖目盼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墨繩以聽人
兮雖班輪亦奚以為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椽櫨桷榱之累重顧柱小之柰何方
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坐以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
誰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謂雞斯飛誰得之吾方飢而羈謂豕
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方飢而後飽噫雞兮豕兮死
以是兮

晝操

孟子去齊舍於晝作

林希

彼滔滔之天下余孰從而與歸來何其然兮其去何為吾行或使
兮止或尼之毋嗟吾行兮於此遲遲棄其量補兮會撮安施鈞石
則委兮亦何用於銖累顧瞻咨嗟兮人曷余疑嗚呼余歸兮已而
已而

上梁文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堂而朝萬
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闡應門下鑿黃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
駿奔而荐至舟車輻湊以交馳居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其瞻於表
武法天崇道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

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人旰食視朝但精求於
 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謠物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
 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
 敦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費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
 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卜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疆漢乃眷
 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
 廣斥閭閻最號於便蕃豈惟俠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
 實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黃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寢之勤
 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宮而育德鎮天邑以分憂誕揚慈
 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綠林屏息絕吠犬以堪驚玉燭均調無喘
 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書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
 班輸之絕藝揮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榷枳梓之材召丹牘
 巧墁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橫蟠螭以蜿蜒瓦疊鴛鴦而迤
 邐堂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

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峩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
 盛兒郎偉今茲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拋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
 地堆餅餌以如山卮酒彘肩盈樽滿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單醪
 實腹而飧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渙汗之恩共
 樂昇平之化

拋梁東三韓百濟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舞未央宮
 拋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蓿徧高低
 拋梁南跼鳶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帑藏崔嵬銅柱拂煙嵐
 拋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絕漠胡無人待上陰山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顥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際峩仙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詫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歌樂皇化
 伏願拋梁已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而難老邦
 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載前星永耀於玄穹濟濟
 宮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賓從盡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英

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
向公路絕寇攘夜戶而從茲不閉人無爭訟園扉而自此常空百
姓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我皇帝之千秋萬歲長端
拱以居中

英德殿上梁文

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倦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築追
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尙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
五泰德貫三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
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
邈矣壽邱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
今皇帝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羹
未改三年之政乃眷熏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
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輦路故存於陳迹
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

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恩如萬國轉
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執大宛金馬不
須齋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輸費引
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頭自此無鳴鏑卽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燕
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游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辇年
年往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隕社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
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

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祝之無疆

披雲樓上梁文

陳履常

夙夜在公必有燕休之地上下同樂孰知興作之勤惟此東州稱爲輔郡遺澤未息猶有陶虞之風王化既成更同齊魯之俗河山千里枹鼓不鳴閭巷百年豪傑閒出地滋墾闢歲嗣豐穰里無愁歎之聲吏絕追呼之擾因斯時之暇豫樂此地之登臨革故增高事非過制斷長續短費不及民棟宇覩深稱吏民之觀望歲時遊豫遂老幼之歡娛爰歷靈辰用興危桀聽于輿頌落此成功
拋梁東日上雲開四顧中今代功名歸二老當年富貴有朱公
拋梁南舳艫銜尾繫江潭朝隋已作豐年雨暑飲行聽抵掌談
拋梁西陰陰桃李下成蹊舉頭更覺長安近送日長隨落日低
拋梁北瑞塔亭亭入雲直百年戰鬪及明時千里河山餘故國
拋梁上危架峩聳逮千丈房心璀璨近簷楹海岱摧藏但空曠

拋梁下割肉成堆酒如瀉燕雀投人也自忙鼠蝠旋墻不容罅伏願上梁以後人神同力暘雨以時水宿塗行夜無風露之警盆纒鎌割家有囊廩之餘囹圄一空鞭笞不試商旅四集貨賄遂通據榻以談不減庾公之興從遊而賦尙須韓子之文

書判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余靖

逋播未逃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逋迴苟或責其容姦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祇役職在追逃力而拘之飢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困獸之鬪方勞眷彼遵塗之人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惠然肯來憂在族姻彼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謀合原其執心網恐漏於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於易簣安得忘情徒欲詰其圖全未可罪其爲己囚其亡命雖追捕以攸先人各有親當患難而自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捕逃之黨未除遽令謫我瞑眩之求

不濟則欲怒誰職且異於追胥罰難加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余靖

協謀抵禁法有減論冒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而同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修動而有悔不如已者方踰數仞之牆因而從之遂罹三尺之法自疎明慎猶啟薄言况穴隙以相從惟醜茨而是履前王著令徒攀其犯之條君子嚮儒盍守獨行之節矧府寺之攸設惟藩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慙由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遽云職汝之由詳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咎將誰執戚實已招視籬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為過別冒漢家之網或異首科自絕蒲人之祛諒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善訴

丙為左僕射門立棨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戟儀曹不許

余靖

位縻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閣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鵲印傳家蟬聯襲寵斗樞踰貴既升八座之榮社土啟封遂及一經之嗣胡為令子罔達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位勲崇三品請頒立槩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異門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况乎尊有壓卑之文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大焉古之道也恩榮杏至任旌高穎之勲制度罔愆宜喜柳彘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戴記傳芳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棨戟寧聞於再頒必採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過

乙夜居於外丙往弔之或責其非

余靖

宴安有度式貴慎儀出處無容固宜行弔既自愆於所止亦何怒於相隨乙德之不修動而有悔安身克謹當從嫡寢之閒居外尤非自比遭喪之變眷惟益友深達彝章朝夕四時既失常於訪問

吉凶五禮遂矯辭於禍災縱未盡於嫌疑抑已陳於規誨進退可
度燕衣將亂於悲哀居處以莊環經何慙於諷刺爾惟失節我豈
廢言所期克舉其儀執謂不知而作衣服宮室雖弗襲於縗裳揖
讓周旋固可譏於牀第理既同於事死問乃比於知生況彰終夕
之嫌復異致齋之制改容並進雖與言偃之非問疾同辭宜守仲
尼之訓弔之可也人其謂何

乙為政請壞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雉

余靖

政在保民固宜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啟見機之謀當許復
隍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羣方推許國之忠遠展濟時之略以
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相高必啟寇戎之害式陳良算
允叶明謀庇民無假於深池頽牆願填於濬洫且赫連定霸雖增
蒸土之勞士薦知權寧慎寘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
多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在邊之譏蓋虞乎讎

必保焉蓋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貽憂夫魯有初諒
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也之忠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已離本任

余靖

食槩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去官遂不思
於潔已丁也才高有立秩滿將遷飛鳳銜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
罷政遂靡讓於好羞謂行邁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況古之循吏
名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留壽春之犢實惟去任之
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
當思勵俗徒欣苟得豈曰能謀重耳受飧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錦
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
之遺風黷貨啟奸遽恣貪狼之本性縱離境壤終喪廉隅滅三
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縣令士乙與其故人丙醉毆乙乙詣縣訟丙令

傷乎曰無傷也相識乎曰故人三十年矣嘗相失乎曰未也何為而毆汝乎曰醉也解之使去有司劾甲故出丙罪甲曰鬪不至傷救許在村了奪者長則可縣令顧不可乎

王回

令親民而毆之於善者也士所以學為君子也今釋一醉忿相毆笞四十之過全其三十年間未嘗相失之交毆民於善而責士以君子之道者也仲尼為魯司寇赦父子之訟漢馮翊韓延壽不肯決昆弟之爭篤於親而故舊不遺其義蓋一耳甲之所為於古為能教於今為應法不可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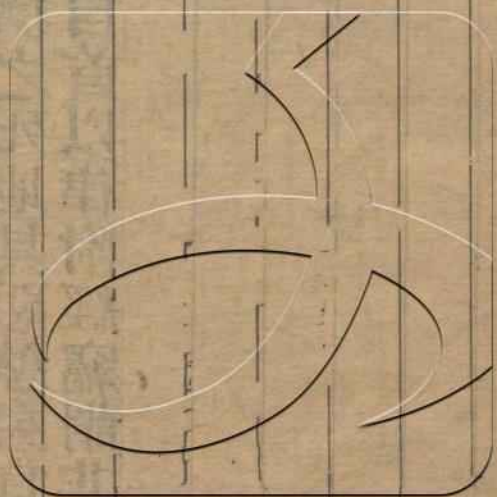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王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邇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訕侮

者然書稱商周之盛王聞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已來未之有改也且挾虐犯法既許自訴而七出義絕和離之類豈有穴怨顧恬然藉衽席之所知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慙矣宜如有司所論已若夫滅所告罪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九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

題跋

跋放生池碑

跋華嶽題名

跋平泉草木記

跋景陽井銘

跋王獻之法帖

讀李翱文

讀封禪書

書神故事

書襄城公主事

書洪範傳後

讀江南錄

讀孟嘗君傳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

劉敞

王回

王回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書沿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跋放生池碑

歐陽修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天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敷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

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跋華嶽題名

歐陽修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年題名者五百人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時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跋平泉草木記

歐陽修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也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景陽井銘

歐陽修

景陽井銘不著撰人名述隋滅陳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者其十一二叔寶事史書之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則又過之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尙可讀處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跋王獻之法帖

歐陽修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敷衍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讀李翱文

歐陽修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

窮時憤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翽為秦漢
閒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
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翽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
生翽時與翽上下其論也況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
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
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翽獨不然其賦曰眾囂囂而雜處兮咸歎
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
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
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翽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
翽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
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知翽憂者又皆疏遠與翽無異其餘
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
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矣

讀封禪書

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
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為
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
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
此患也莊周有言母以人徇天母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
矣

書种故事

王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 眞宗御資政殿置酒
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
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
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異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
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
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
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

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
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卽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
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齋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
館賜名第什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
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
瓊林苑常手詔問以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於畎畝
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
嫌駭眾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
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
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己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
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
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主既降銳銳父宋國公瑀

尙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爲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
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
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卽瑀之私第其旁隋煬舊晉邸葺以爲襄城
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榮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
爲榮也今舅之門旣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
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
主榮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畎
畝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
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
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
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爲甚天子
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婿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尙公主其弊
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
臣爲治也而使人倫諄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

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効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他公主之有舅姑者蓋亦別居耳益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間可不謂賢哉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

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正與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子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譏譏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讀江南錄

王安石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 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之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

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

箕子之說曰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徐氏

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他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當李氏之危

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他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願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

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參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柳宗元傳

王安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書沿淮巡檢廳壁

傅堯俞

巡檢職捕盜職舉則盜去如失其職兵皆盜也何則上既不敢下從而縱恃賴勢力侵漁良民非盜而何噫鼠竊狗偷者逐可去捕可擒係縲囚戮其勢易制至於士兵一得縱放則欺擾公行使民口膠舌結噤不敢出聲是誠盜之巨者新息腋淮面山地雖褊隘實為咽喉故置巡檢提健兵百人以遏狂寇官事修舉民倚之得

安存一非其人下罹苦害以區區之邑若先用百盜縱乎其間傍與宅盜者併力賊之則雖欲背死趨生路亦無絲也曹君德華受命職捕盜既至頗革前弊約身廉馭兵嚴士不敢犯民則向所謂百盜者固以息矣於是封域靜寧帖焉亡驚居日多暇頗圖燕安先是視事廳風頽雨剝殆不可居德華醜之命工新其棟宇雖有取於民半出私奉規模宏偉數倍平昔可以視壯大若益堅其廉益厲其嚴雖亡是廳不害居是廳不媿苟沿其廉弛其嚴則是廳廣豁邃深軒危瑰琦更盛於今日亦奚以為哉徒增過重不德爾後人至者其廉與嚴思有以上曹君可也若曰某屋未豐於是廳某屋未華於是廳思以土木之功加之則可乎不可也吾懼來者不知而務侈以殘吾民志壁以示之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息之滅亡移徙尚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事之簫鼓豆牢歲時甚謹

而公之祠在新城之北密邇民間不遠數步門宇不崇莫享不恭人之至者歲無一二予甚疑乘閒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爲害予曰嘻來吾語爾侯爲息之君不能保有爾眾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歇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爲邑之長嚴爲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况公之英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忘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爲奔走乎怪妖之庭况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爲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

活爾父母莫報不舉賣吾神之侮爲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揜已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

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

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書資治通鑑外紀後

劉恕

劉恕曰孔子作春秋筆削美刺子游子夏門人之高弟不能措一辭魯太史左邱明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而為之作傳後之君子不敢紹續焉惟陸長源唐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誅絕之罪也左氏傳據魯史因諸侯國書繫年敘事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以免時難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傳體為漢紀言約事詳大行於世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紀年文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

孫盛千寶習鑿齒以下爲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漢晉起居注梁唐實錄皆其遺制也國語亦左邱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論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知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七國有戰國策晉孔衍作春秋後語並時分國其後絕不錄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誣注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有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司馬遷始撰本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之目史臣相續謂之正史本朝去古益遠書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尙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玄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尙之史學浸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褒

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因邱明編年之體倣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敘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爲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姦貶細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邱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宣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

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潁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徧徇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又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遂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為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闕小說取舍乖異莫知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末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為前紀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凡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餘年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虞昇之手足孳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序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他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書邢居實文卷後

題濟南伏勝圖

題摹燕郭尚父圖

題陳自然畫

題徐巨魚

題自書卷後

題崔圓傳後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題郇公詩帖

主父之事

龍井題名

記殘經

書洛陽名園記後

跋薛唐卿秦璽文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黃庭堅

王无咎

張耒

張舜民

張舜民

秦觀

李昭玘

李格非

周行已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書張主客遺事

書東臯子傳

田畫

晁詠之

蘇軾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閒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

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
子者乃日有三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
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
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

蘇軾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
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
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
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
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
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
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
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

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歷皇祐
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
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
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
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
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
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
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
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
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
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
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

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譜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有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行立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尤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猶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梯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逸少帖

蘇軾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常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遊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書鮮于子駿八詠後

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貧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成其手吏民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

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書鄭玄傳

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于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者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閒收拾缺編折冊朽蠹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出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尙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題論衡後

呂南公

傳言蔡伯喈初得此書常秘玩以助談或搜其帳中見之輒抱以去邕且丁寧戒以勿廣也嗟乎邕不得爲賢儒豈不宜哉夫飾小辯以驚俗充之二十萬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則欲以獨傳爲過人之功何繆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寶爲其貴於可用耳小夫下人偶獲寸片則卧握行懷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於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無信以充書爲果可用乎孰禦天下之同貴存如不然也邕之志慮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書鄭玄傳

徐積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

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若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會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會合而加之斗升之上則溢矣況斗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況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文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祿固人之

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卽其禍敗隨之耶取天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輿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搢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爲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閒字浸漫滅惘然于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黃庭堅

詩書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違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

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邱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時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情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

書贈韓瓊秀才

黃庭堅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黃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賈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阜樾駕蹇十百爲羣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後

黃庭堅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糜廢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慕大略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

其才而鑒其失也

題濟南伏勝圖

黃庭堅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摹燕郭尙父圖

黃庭堅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人神會耳

題陳自然畫

黃庭堅

水意欲遠鳧鴨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邱大軸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黃庭堅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饒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業驚濤險壯使王鮪赤鯀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題自書卷後

黃庭堅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卧櫪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机相直為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崔圓傳後

王无咎

天下之郡無大小遠近天子皆為之置賓佐曹掾者不唯其守境土行條約均職務而已固將有以出謀議規過失也故守臣虛屈意以事訪於賓佐曹掾而為賓佐曹掾者亦專專然不憚舉其守

之缺者乃其勢然也予觀近世之爲郡者多不知其勢之如此故鮮有能盡以事訪于其屬而爲其屬者亦鮮有能舉上之缺設有能然者則往往驟取譴怒摔辱甚者萬方掇拾行事釀成其事而去之以騁已之憤而遂其非焉故今天下多不治之郡而朝廷有不審擇之過予嘗有憾於此也人矣每觀韓愈誌韓友墓稱其父紳卿爲揚州錄事參軍大衙會日舉崔圓之過曰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于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錢五十萬則未嘗不反復歎慕其賢焉及讀唐書紳卿則固無傳圓雖有傳然是事乃不列於其中亦可惜也夫愈以文行賢後世必不輕其言過譽諸人其事可信無疑矣然而史不列之者豈其有遺者歟故予輒取其事書于傳之後以補之噫古之遺者良多予獨區區以補此者是亦有爲而然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

非大姦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鶩昏闖茸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湏內聽婦言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繆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題郇公詩帖

張舜民

我生不及郇公而家有公選詩十卷所選皆精于時已信公之能詩也迨觀此作爲信然其文采深潤與字書故同當時非特郇公

大抵前輩皆若此儻與今人語必曰其文未甚高其書未甚精至其自秉筆命語則鮮不戾者藝顧如此況其大者乎苟率是求攻堅致遠之效是以誤成事

主父之事

張舜民

近歲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凡十甕水銀者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敗而至於殺其身滅其家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苟卿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微而不彰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觀其事而不見其迹猶未足以爲信何以暴其數千年之後今之人結交於戶牖之間託物於苞苴之內期於无人之境投於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

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閒月明可數毫髮遂弃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記殘經

李昭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纔十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秦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屯汝州會許州部將周岌殺其帥薛能克讓懼下叛引其軍還克十二月巢攻潼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饑燒營以諫克讓遽走入關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必合眾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人

事不修而終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浮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極之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僖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羣嘯王仙芝播毒於江湖黃巢磨牙於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大夫顧唐將亡竄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其三十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氏叔琮同殺昭宗全忠亟誅之以滅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誅宦官韓全海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全忠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焰赫然寢逼輿衛強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首鼠莫肯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共怨怒友恭猶詭情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柰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

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歛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非畏后所偏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制也唐制太后皇后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蟲鏽鼠齧雨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天飄散蹂藉炷燈拭案補壞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今其徒怠弃如此何頑頓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在於黃藤赤軸之間耶余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其一嘆云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暉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集蓋四方

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
洛陽之盛衰也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
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
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邱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
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
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
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
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
唐之末路是矣

跋薛唐卿秦璽文

周行已

李斯篆世傳為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其書幾不疾垂而卻
走者何哉謂夫人善成其君之過也夫秦之君其資亦未若桀紂
之惡之甚也而二三臣釀其君於不善則又有甚焉者嗚呼斯乎
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
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
重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書吾忍觀之哉顧唐卿猶區區珍藏
之者豈不欲傳百世以為監歟吁是何以監也

書與賈明叔書後呈崔德符

田畫

此書成與諸弟讀之相對悲不自勝嗟乎身長七尺氣塞天地不
能飽一母富家僮僕厭厭梁肉吾道非耶奚為而至此然折節售
文章真鄙夫事此書遲遲未投尚惜此也其勢正如提孤軍薄堅
敵矢窮力盡餉道不繼伏兵又從而乘之當是時不折北者鮮矣
公其籌之

書張主客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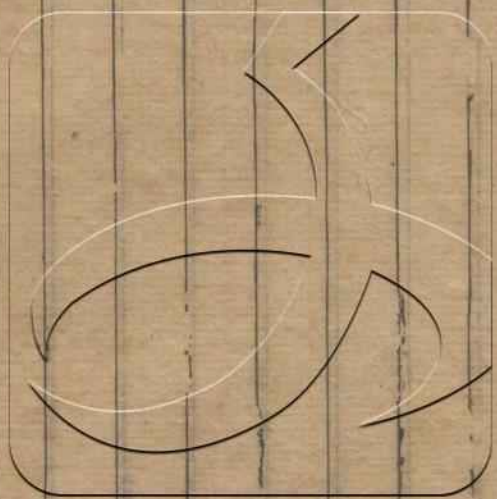
名咸字子安華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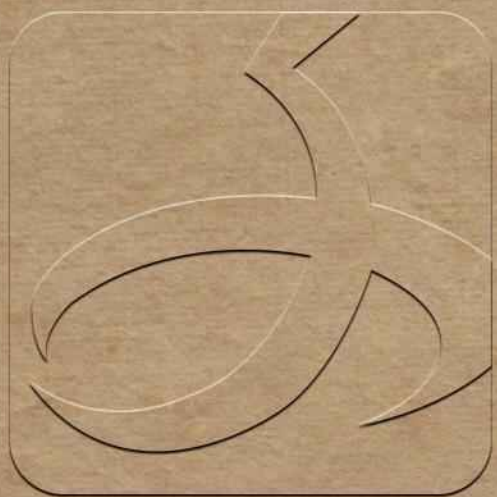
晁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眾可覆而
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祀汾陰天神降格休
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于朝將相大臣往
往列於三公侍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

客公之功所以不錄然公之多繇此以顯出入中外爲時名臣蓋
當時廷臣奉使于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於三司
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之入悉歸之其權
比今爲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某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
此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
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
一旦斷河橋捕宋能滅其凶燄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
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橫辯
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
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蓋甚厚非
有激而爲者方其少時以經明動場屋其爲吏以治劇名一時大
臣多薦公者寇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
父光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
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旋踵輒致隕敗顧何以傳

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爲
郭令開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溫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
士果得公遺事爲攷其世而論之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十三

